

三第說小白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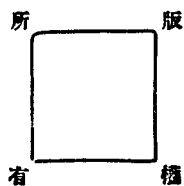
心的戲潛

潛藏的心

病友

1929, 8, 8. 出版

1—2000册



實價四角五分

上海真美善書店發行

我們要研究人生，我們要認識宇宙；古今中外多少哲學家，科學家窮了畢生的精神，腦力，財富，時間不顧一切地追逐着這兩個幻影，他們所得的是什麼？祇是些紛擾的爭論，無聊的辨難。究竟怎樣是人生的真諦，怎樣是宇宙的真相，一百個論者有一百種解釋，天地間的真理始終是一隻無處追蹤的青鳥！

梅脫靈克的青鳥是在自己家裏找着的，我們要追求真理，何妨先在自己的身上搜一搜或者可以見到所謂人生，所謂宇宙，祇不過是這一顆神秘的

心兒所幻造出來的景象吧？我們的心兒有知覺時感到了色，聲，香，味，觸，法，種種景象，幻成了宇宙，組成了人生；我們的心兒無知覺時，一切景象跟着沒有了存在，那兒來宇宙，那兒再說得到人生？所以宇宙是心的殘影的平面，人生就是牠的立體。

所謂人生，所謂宇宙實在是各個孤寂的心兒的表現；每個心，各自爲牠的遺傳，環境，經驗等等所造成的理智和情慾塗上了各個不同的色采，因此牠的感受和反應也各自地不同。每個人所感覺的人生宇宙決不是別一個人所能瞭解的，可也不是他自己的口舌姿態和一切表現的工具所能叫別人瞭解的。廣大的人羣，像螻蛄般一堆堆地簇聚着，各自地在他獨自的宇宙中誕生，長大，直至老病而死。

可是癡心的人們，我們眼見他們一個個伸長了膀子，睜圓了眼睛，期待着瞭解的伴侶來慰藉他們的孤寂，這是多可憐的現象！癡癡地望，呆呆

地等，箭一般的光陰一年年的過去，於是他們忿激了，痛恨自己的命運，咒詛造物的不公，他們要毀滅宇宙，他們要摧殘社會。然而，設使叫他們深夜捫心的仔細想想，究竟所謂人生，所謂宇宙，他們能窺見到幾鱗幾爪？他們知道別的人也一樣在那裏痛恨，咒詛他們的不能瞭解，不給同情嗎？他們該知道宇宙人生祇是假定的心影，這是不值得留戀的幻象。我們做了人，祇須認定這方寸靈台是我們一切的主宰，是燭照我們在昏暗的旅途中前進的明燈，是我們自己這個宇宙裏獨一的真理。我們不必去求那勢所不能得的別人的瞭解，更用不着什麼隔靴搔癢的同情；從呱呱墮地起，每一個人都帶來了自己的宇宙，他註定的該孤獨地支撐着，用不着做這一番無病的呻吟。

我們該反躬自省：在過去的人生旅程中，我們能把自己的真相宣露了幾許？我們腦膜上的思想是連續不斷的影子，從醒覺而至入睡不知有幾千百種不同的想象繼續着在那裏映過，有的作長時間的逗留，有的祇是一瞥

地閃過；可是我們曾把牠們照樣的宣露出來嗎？這裏面我們以為值得宣露的有幾許，有宣露的可能的有幾許，宣露了而能得別人的瞭解的又有幾許，恐怕仔細地計算起來，結果祇有一聲失望的長歎。

比仿心裏果然是包着火，那麼燎在表面上的火苗火舌祇可算是火光的返照，火的本體祇蘊藏在靈魂的深處，默默地潛熾着。這種潛火是有大力的，因為牠色染了靈魂，迷糊了本真，無形中規定了人們的動作，指定了他們進步的方針；因此而造成了五花八門的宇宙的形態，湧起了滔滔滾滾人生的波瀾，一切心生的幻象都熱鬧地成了個總和的紛擾。

火是向上的，是有爆裂性的，是不肯受抑制的，現在要強制牠在內在潛熾着，不露一些兒跡象在外形上，這是多麼大的煎熬，多麼深的苦悶。可是可憐的人類那一個能免掉了這種苦痛！鐵錚錚的禮教，死板板的道德，嚴肅的國家，無情的社會，幸災樂禍的智者，盲從瞎鬧的庸俗，層層

疊疊束縛他，形形色形囑咐他，禁止他宣露出靈魂的本相，於是他不得不忍受着種種苦痛，在人生的劇場上扮一個不是自己的傀儡。

這種現象是每個人靈魂的經驗，不論他是那一種族，那一階級。他因之而憤懣，而鬱悶，而感到了孤獨，即使他有極知己的伴侶，即使他處順適的環境。他感到了重量的壓迫，可是這壓迫的是誰，在渺茫的空間他找不着一個實體；他竭力想反抗，可是反抗的對方該是那個，他又耍手足無措地莫知適從。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簡單地說，我們大家硬要把自己的宇宙也裝做別人的宇宙，自己所認識的人生以爲別人也是這樣地認識，於是以爲一切人該是我是而非我非，取我取而捨我捨，給我以深切的瞭解和誠摯的同情，不料結果竟是極端相反的，於是而感到了壓迫，可同時找不着反抗的對手。

或說這種現象是可憐的，不，我可不願這樣說，我說這些都是盲目的

呼號，無端的煩惱。我們該認定自己的主宰祇有這一顆赤炎炎的心兒，本不需要外界的扶助；什麼瞭解，什麼同情，都是些戲台上的術語，不能應用到切實的人生。在人生的大海裏，我們既是隻獨航的孤舟，就該奮勇的趨程，何必枉費精力在無聊的煩悶：勝利，成功，是我們自己的光榮，是旅程歸宿時的安慰；失敗，墜落，是我們精力的不足，也祇能抱怨自己，決計怪不到那一個旁人的身上。

我願一切人把蘊藏在內心的火焰暢快地宣洩出來，燒斷了一切束縛，嚇退了種種囑咐，挺着胸，凸着肚，坦白無私地赤裸裸進行在人生的大道上。人家的讚揚，人家的毀謗，我認定是別個宇宙裏的喧嘩，他們根本不知道究竟我是那個。那裏來的煩惱，更用不着呼號！

十八 三，七日在大通里。

次 目

苦悶的尊嚴

貧獻

死願

紅燒肉

贖罪

意外的收穫

苦悶的尊嚴

原书空白页

【一】

在邊僻的小縣份裏做個縣知事的確有特殊的尊嚴，尤其是做了二十多年教書匠，忽然被革命潮流送進了勿縣縣公署的陸知事，特別感覺到自己地位的高超，一切人們的渺小。

這天下午，在一個熱鬧的政務會議之後，陸知事獨自靠在辦公室的沙發上，閉着眼睛養神。他偶然睜開眼來，瞟見靠東壁沿窗的書桌上，堆滿了細細扎扎的稿簿和案卷，不覺縐着眉頭，疲倦地嘆了一口長氣。然而，在他幻覺的眼睛前，他又活現地找着了剛纔會議席上的情形。氣焰萬丈的汪紳董竟給他申斥了一頓，柔順地服從了他的提議；鬚髮蒼白的縣教育局長，雖在勿縣有特殊力的勢，却給他三言兩語的斥換了；一切權威都集中在他的一身，恭維獻媚的字句至今還留着醉人的餘味在他的心頭上。這可真是他在人生的旋渦裏奮鬥了幾十年所取得的最後的報酬。

陸知事頓時感覺到一種勝利的愉快，不知不覺又振起了疲倦的神經，睜開眼睛撐着兩臂欠伸了下子，站起來走到東壁的書桌前，開始批閱這一天的公牘。勿縣雖不是個繁劇的缺份，可是當這革命初定，百政都要改革的時期，書桌上像山一般堆着的稿簿沒有一件不要絞漚着腦汁來對付的。

他一壁抹着頭上淌下來的汗漿，一壁繃緊了眉頭，握着筆不停手的批判；慢慢地好像遺失了自身的存在，祇感覺到各種問題像紛亂的絲麻般把他跳躍的心顫一重重的纏繞起來，漸漸地彷彿麻木了一切感覺。他還想勉強的寫下去，趕完這一堆稿件，在收發員進來取稿的以前；然而，抬頭看一看未曾批閱的那一堆，還是高高地蹲踞在書桌的一角，好像鏟不完的垃圾堆，沒有打掃乾淨的希望。

他失望地扔下手裏的筆，雙手捧着頭靠在椅子背上，瞪着剛粉過的牆壁呆呆地出神。他在那裏開始懷疑了。工作，工作，從睜開眼睛到閉上眼睛的一整天，他的靈與肉祇放在這一副磨滅生活力的轆轤上無休止地輪迴旋轉。寶貴的人生就該這樣自暴自棄地消耗盡了嗎？從他心坎的深處，好像湧起一股寂寞的悲哀，梗塞住了他的呼吸。他迴想到十六歲時自己開始認識了人生起，就支撐着飢寒困頓的身體，鼓勵着愁苦侵蝕的靈魂，祇像

標不着根的浮萍草，永遠在風雲變幻的人海裏，從這一個浪頭打到那一個浪頭上不斷的奮鬥，沒有得到過半些兒人生應得的享樂。幸運地今天取得了豐衣足食的地位，可是整天圍繞在他四圍的，不是虛偽的趨奉，就是嚴正的辦公，他感覺到自己仍舊漂泊在漫無邊際的水面上，熱烈地需要着一個同情的伴侶。

可是，這究竟是不是他悲哀的真理呢？他沒有勇氣說不是，他那饑受着禮教熏陶的靈魂祇准他在這個範圍裏找尋自己悲哀的泉源。然而，在他靈魂的背影裏，他直覺地感到另有一種飄渺的呼聲，熱烈地要求着另一種說不出的滿足。他知道這並不是簡單伴侶的追求，也不是空虛生活的填補；這是久經壓迫在他靈魂背後的火焰煎沸着心底裏熱情的聲音。他感覺這種火焰的熱力薰醉了他的心願，就是這種潛力的鼓盪，使他感到了處境的淒涼，到處充滿着寂寞悲哀的空氣。他驚駭自己的反常，責備自己的悖

理，然而，他沒法子能止住心頭的跳躍和臉上湧起一陣陣的燒熱。

他突然地像夢醒般的發現了自己的處境，桌子上一大堆的稿簿和案卷準確地警告他所處地位的尊嚴。頓時他覺得臉上燒熱得格外利害，偷偷地把他的目光從牆壁上移到窗口，從窗口移到門縫，又從門縫移到屋子四圍黑暗的角裏打了一個轉，然後直了一直腰，吐出口鬆快的微吁，好像欣幸他內在蘊藏着的祕密沒有給人家窺探了去。於是又擦了擦眼睛，抓起了沉重的筆桿，繼續他無盡期的工作。

天色漸漸地暗下來了，那一堆高踞的稿簿居然祇讀了最後的一本。當他支撐着疲倦的精神翻看這一本承審員的判辭稿簿的時候，突然地感到一種奮激的不平，不知不覺地睜大了紅筋纏繞的眼球，恨恨地自語道：

「這決不能！決不會！她真會幹這種事嗎？」

這會兒他的映象裏湧現了前天站在公案前，謀殺親夫的女犯，劉王